

花火
系列
02
花的嫁衣



《花火》《飞·言情》晋江文学相信网共同打造
最浪漫的异国罗曼史——

黑眸如夜的白皙少年惊艳了她的十七岁
残忍隐痛的青春秘密坍塌了她的整个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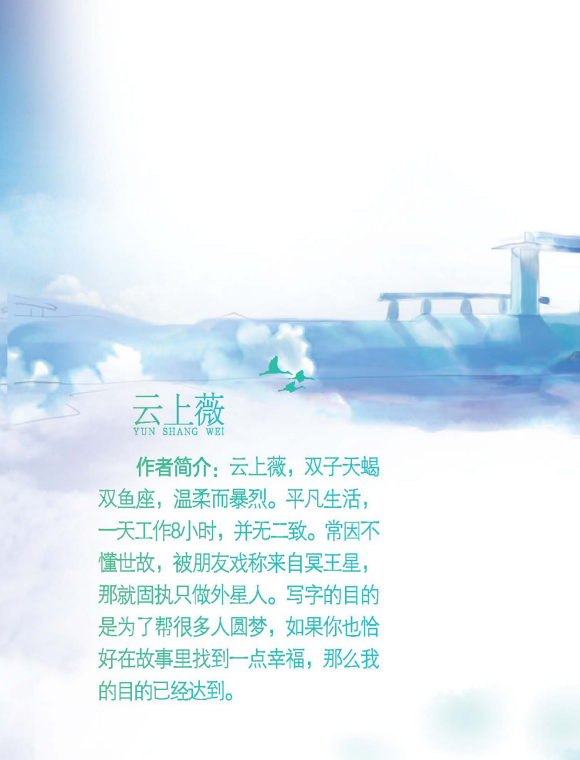
执念锥心的等待背后却藏着另一个人最残酷的坚守

流年里 我们的热情各自荒芜
时光冲刷过后 只剩彼时记忆 和两对越离越远的脚印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云上薇
著

大雨过后，
我一直都在



云上薇

YUN SHANG WEI

作者简介：云上薇，双子座天蝎双鱼座，温柔而暴烈。平凡生活，一天工作8小时，并无二致。常因不懂世故，被朋友戏称来自冥王星，那就固执只做外星人。写字的目的是为了帮很多人圆梦；如果你也恰好在故事里找到一点幸福，那么我的目的已经达到。

责任编辑：康云生

策划：古 华 马慧光

装帧设计：粉粉猫 许一萍

特约编辑：王 静

封面绘制：笑 猪





云上薇 著

大雨过后 我一直都在

花的嫁衣系列丛书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雨过后, 我一直都在 / 云上薇著. —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11. 12
(花的嫁衣系列丛书/苏瑶主编)
ISBN 978-7-5443-4132-5

I. ①大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2555号

花的嫁衣系列丛书

大雨过后, 我一直都在

丛书主编: 苏 瑶 本 册: 云上薇 著

责任编辑: 康云生

策 划: 古 华 马慧光

装帧设计: 粉粉猫 许一萍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 编: 570216

电 话: 0898—66830929 (海口)
0731—84863905 (长沙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cbs.cn>

印刷装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(毫米)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4132-5

定 价: 138.60元 (全七册)



DAYUGUOHOU,
WOYIZHIDOUZAI

大雨过后，我一直都在

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001
第一章
绅士风度

023
第二章
心不在焉

043
第三章
此去经年

059
第四章
褪色温柔

073
第五章
徘徊在此

095
第六章
如人饮水

113
第七章
冷暖自知



DAYUGUOHOU,
WOYIZHIDOUZAI
大雨过后，我一直都在

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135
第八章
若如初见

155
第九章
白昼之夜

173
第十章
最爱的你

193
第十一章
人之常情

215
第十二章
迷失的城

235
第十三章
瞬间倾城

257
第十四章
此生此世

001

第一章

绅士风度

DAYUGUOHOU,
WOYIZHIDOUZAI



据说，参加婚礼很有可能遇上自己的另一半。

在回国参加大学里最好的朋友蒋子渊的婚礼上，夏耳遇上了安梁。

夏耳是伴娘中的一个，安梁也是伴郎中的一个，因为两人之前都没有参加彩排，在婚礼上临时被凑成一对上去递戒指。那天请到很好的婚礼策划，整个酒店大堂被香槟色的玫瑰包围着，他们就在这种浪漫高雅的香槟色里挽着手走过红地毯，把一对戒指交给了新郎新娘。

走下舞台的时候夏耳没站稳，不小心踩了安梁一脚，连忙回头说对不起。他那天穿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和暗蓝色的休闲西装，把手背在身后，笑着对她说不要紧，语气很客气。

后来他们站在舞台的右侧观礼，她偶尔鼓掌时不经意看他一眼，发现这个男人抿起嘴巴的时候左脸颊有浅浅的酒窝，显得他很年轻，不说话的时候眼神却很忧郁。

他们之间开始交谈是在婚宴结束后。他们一伙伴郎伴娘连同新郎新娘一起坐在新娘的化妆室里休息，心情很high却全都饿得要命，换掉了礼服不顾形象地四处找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来吃。

夏耳在里间的更衣室换掉礼服出来，正好坐在安梁旁边。他把传到他手里的那盘糕点先给她选，她笑一笑，对这个斯文俊挺的男人印象很好。

“你是新娘的同学？”他咬了一口蛋糕问。

“嗯，好朋友。”夏耳笑一笑，“你呢？新郎的朋友？”

“对，我叫安梁。”他朝她伸出手。

夏耳跟他握一握手：“我叫夏耳。”

“很好听的名字，”他称赞道，“是哪个耳？”

“耳朵的耳。”

“我以为是偶尔的尔，”他笑了，“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？”

“我刚从莫斯科回来，昨天晚上才到机场。”

他看了她一眼，似乎有些惊奇。

“不信吗？”夏耳开玩笑，“难道你不觉得我是在场的伴娘里最胖的一位吗？”

他愣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夏耳低头抿了一口水，突然觉得心情很好。

“所以，你也是建筑师？”夏耳问，虽然她知道安梁看起来并不像。

“不，我是新闻主播。”他笑着摇头。

“咦？”夏耳惊讶道，“那你刚才怎么没有当司仪？”

“我今天的身份只是伴郎而已，”他耸耸肩，很谦虚地说，“而且主持婚礼大概也不是我的专长。”

夏耳点点头看着他，微笑不语。

“所以你还是翻译？”他学她刚才的方式问她。

“对，嗯，我是一名俄语翻译。”夏耳一手抱胸，一手握着玻璃杯说。

“哇哦，”他稍微夸张地撇了撇唇，专注而不过分地看着她，“我喜欢你的职业。”

“谢谢。”夏耳低头微微抿了一口水，对这个男人的好感又多了一点。

“哇，你们已经聊上啦。”换掉旗袍的新娘蒋子渊从化妆间里走出来，看见他们时惊喜地说，“所以……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吧。”



夏耳和安梁一起朝她做了个“得了吧”的表情。

蒋子渊莞尔一笑，在夏耳旁边的沙发扶手上坐下来：“你们在聊什么？”

“婚礼。”夏耳笑了笑，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蒋子渊转头问安梁。

安梁也笑，却说：“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位这样要好的朋友？”

“这是我的闺中密友，轻易不露面，”蒋子渊环住夏耳的肩膀，问安梁，“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”

夏耳握着玻璃杯，但笑不语。

安梁略一沉吟，爽朗地点头：“荣幸之至。”

“我说真的，”蒋子渊兴奋地说，“不是开玩笑，本来就想介绍你们认识。”

“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。”夏耳和安梁微笑着对视了一眼，很有默契地把这当成玩笑话。

那天并没有多聊，因为他们并不是婚礼的主角。坐酒店的加长林肯返回婚房的时候，在蒋子渊的监督下，他们交换了手机号码。夏耳在手机里一笔一画地输入安梁的名字，退出通讯录的时候，她心想，这肯定又是一个保存在通讯录里却永远都不会用到的号码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，夏耳一边忙着搬家，应付新的工作；一边减肥。新的工作是给一家国际货运公司在吴城的办事处当翻译，定期在港口和机场收发货物、报关及草拟贸易合同，还有一些商务陪同。偶尔在上下班手搭地铁站的扶梯出站、做瑜伽弯腰、在浴缸里泡澡或是打开电视突然跳出新闻台的瞬间，夏耳也会不经意地想起那个在婚礼上遇见的男人来。

的确，即使只见过一面，安梁看起来是个还不错的男人，英俊，有风度，有幽默感，懂得进退，聆听的时候很专注，偶尔露出的眼神甚至很迷人。但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只不过是婚礼上的匆匆过客而已，散了场就各奔东西。

他没有联系过她。

她也没有。

蒋子渊经常会在她睡觉前打电话来旁敲侧击，听说他们毫无进展不免觉得惋惜：“本来觉得朋友知根知底的凑个对挺好，他工作稳定、人品靠得住，而且家里条件又好，难得的是这段时间刚恢复单身。你知道现在优秀而又单身的男人有多难找吗？还当你们话都不多、性子又都安静应该挺合得来的，怎么就没有动静呢？”

夏耳跟她开玩笑：“人家不主动，总不见得要我去追他吧？”

“也不是不可以啊，”蒋子渊满不在乎地说，“现在多得是女追男，一点都不稀奇了。你在莫斯科这么多年，不会还这么放不开吧？”

夏耳哈哈大笑：“你知道，有时候解放思想比解放身体更难。”

“这句话我同意，”蒋子渊顿了一下，“不过我想确定的是，到底是你没有解放思想还是他？”

“我承认他是个女人遇上都会喜欢的男人，但我大概并不是男人遇上都会喜欢的女人。”夏耳无辜地说。

“那昨天逛街时，那个为了回头看你撞到灯箱广告上的男人是怎么回事？”蒋子渊大笑，“嘿，亲爱的，相信我，如果安梁足够聪明的话，他一定不会错过你。”

“我想我会从今天晚上开始祈祷他变聪明一点。”夏耳笑着挂



上了电话。

夏耳没有告诉蒋子渊，其实她几天前见过安梁，不过那纯粹是个意外。那是在她租的公寓楼下的一家便利店，她去买牙膏，结账的时候安梁正好排在她前面。不过结完账他并没有回头看，而是提着他买的一大袋子罐装啤酒直接走出了便利店。夏耳跟在他后面，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住在同一栋公寓。她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，却是第一次看到安梁。然而直到进入电梯，安梁也没有认出她来。他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站在电梯的两个角落，直到她的楼层到了，而他继续往上。

夏耳曾经看过一个报道，上面说因为基因的不同，导致男、女的记忆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。男人注重数字和事实，女人则更注重细节和感受。就比如同时看到一个美女，女人一定会先注意到她的打扮和发型，而男人则会估量她的大腿和胸围的尺寸。

可惜遇上安梁的时候，她有将近120斤的体重，又没有36C的完美上围。走出电梯的时候，夏耳微微有些自嘲。

夏耳并不是自找没趣的人，所以她选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，也没有告诉蒋子渊这些。不过周六的时候，蒋子渊还是热情地找借口把他们拉去见面，约了一起去新体育馆打羽毛球。

这本是谢新海跟安梁每周六的既定节目，上场后夏耳和安梁理所当然地凑成了一组，就跟那天在婚礼上一样。夏耳已经许多年没打过羽毛球，所以遇上谢新海跟蒋子渊，他们这组打得比较吃力，不过安梁还是很体贴地帮她救了很多球。

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他们都累得大汗淋漓。夏耳坐在看台下的椅子上，安梁朝她走过来，递给她一瓶水。

“抱歉，我打球很烂。”夏耳喝了一口水，转头对安梁说。

“真的？”他转头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让我表现呢。”

夏耳一愣，抿嘴微笑起来。

安梁也笑，拧着瓶盖问夏耳：“你瘦了好多，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夏耳抬手把额前沾湿的头发拨开，“我还以为你已经不记得我了。”

“怎么会！”他耸了耸肩，做了个很无辜的“怎么可能”的表情，“你看，我还记得你的名字。”

夏耳礼貌地笑了笑，犹豫了一下，对安梁说：“我前段时间在便利店见过你……”

他正仰头喝水，差点被呛到，抹了下唇回过头来问：“在哪里的便利店？”

“山西路电视台大楼附近，你正在买啤酒。”

“哦，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，”他点点头，然后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夸张地睁大眼睛，“我当时不会醉得神志不清吧？”

“我没把握，”夏耳摊了摊手，“不过至少你的状态还能准确地走回家。”

他若有所思地笑了：“这么说，我们很巧地住在同一栋公寓。”

“幸会，邻居。”夏耳用手中的矿泉水瓶跟安梁的碰了一下。

“幸会。”安梁慢慢笑了一下，仰头喝水。

下半场他们配合得好了很多，打得酣畅淋漓，不过筋疲力尽地撑到最后，还是输了。洗过澡以后，蒋子渊提议去吃韩式炭烤。四人开车去了运河边的韩国餐厅，坐在临河的窗边，男士们负责烤



肉，女士们负责吃。蒋子渊让夏耳讲了很多在俄罗斯生活的经历，安梁也分享了他在德国留学的生活。因为都留学过，他们很谈得来。正说笑着，蒋子渊却突然问安梁：“安梁，你觉得夏耳怎么样？”

安梁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很好啊。”

夏耳给了蒋子渊一个警告的眼神，蒋子渊却不理她：“有好到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吗？”

安梁眨了眨眼睛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事实上……我现在说话之前都要先深呼吸两下，免得心跳得太快从嗓子里跳出来。”

蒋子渊哈哈大笑，转头问夏耳：“夏耳你呢？”

夏耳白了她一眼，却只好把玩笑开下去：“看来接下来我得上时刻关注着安梁的嘴巴。”

这回，安梁笑了起来。夏耳低头喝了一口水，避开了蒋子渊瞪来一眼。

“来，五花肉好了。”谢新海把新烤好的五花肉递过来，成功转移了令人尴尬的话题。

晚餐并没有吃很久，因为安梁还要赶回电视台做晚间新闻的直播。回去的时候他顺路载夏耳，路上，他们很有默契地没有提起被凑成对的事，只是就着晚餐的那些话题闲聊。到公寓前的路口，夏耳下了车。

“谢谢你送我，再见。”她转身关上车门说。

“我会再打电话给你。”安梁却微微侧过身来对她说了这么一句，不过很快他就把车开走了。

成年人都知道，“我会再打电话给你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礼貌地说“那就这样吧”，尤其是对一对只见过两次面又尴尬地被撮合

的男女来说。夏耳在十字路口等红灯，夜里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笑了笑，在绿灯亮起的时候慢慢穿过马路。

就这样吧，夏耳想，她并非急于投入一场恋爱，只是因为蒋子渊的催促，才觉得或许尝试一下也不错。然而生活的狗血往往就在于，一旦你对一个人产生好感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安排这个人并非也那么在乎你。

她看得出来，安梁对她并没有那个意思。

果然，接下来一个月夏耳都没有再遇见过安梁。尽管住在同一栋公寓，他们并没有那么多见面的机会。不过偶尔在公司加班到晚上7点，买了外卖带回家吃，坐在沙发上一边看新闻一边狼吞虎咽的时候，夏耳正好能够看到安梁。跟现实里那个风趣又忧郁的男人不同，荧幕上的他要严肃利落很多，就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

再见面却是一个多月后，夏耳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夜班的飞机，从出租车上下来已经快12点了。夜里刚下过雨，她拖着行李箱在午夜安静的、湿漉漉的马路上行走，快走到公寓才想起家中冰箱里的纯净水已经被喝光了，于是又返回去便利店买水。

在便利店门口，夏耳看到了安梁。他又提着一袋子罐装啤酒，靠在沿马路的护栏上抽烟。他的车停在马路外侧，已经熄火了。

“嘿，你又喝醉了？”夏耳拖着行李箱走到他面前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安梁抬头看到她，原本有些颓唐的脸上露出高兴的神情。

“刚出差回来，过来买水。”夏耳指指身后的行李箱，又朝他晃了晃手，笑着问，“你呢，还清醒吧？”

安梁笑起来，把手里的烟掐掉丢进一旁的垃圾桶：“我不确定，不过至少我应该能把车开回去。”



夏耳会意地笑了笑，打算告辞了：“那么我去买水了，晚安。”

“晚安……”他点点头，却又突然叫住她，“等等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”

“开车？”夏耳不确定地问，这里离公寓不到200米，或许她用走路还比较快。

“坦白讲，我还没开始喝。”他朝她晃了晃手中的塑料袋，“所以不用担心。”

“我比较担心的是，在深夜上一个并不了解的男人的车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”夏耳开玩笑。

“我可以保证，这不会比你单独走回去更危险。”安梁抱起手臂，等着她作决定。

恭敬不如从命，夏耳想了想，爽快地把行李交给他，然后进去便利店买水。

出来时，安梁已经在车里等她。他侧过身帮她打开车门，夏耳坐上去，却不确定放任自己这么做对不对。

车子驶入地下停车场，安梁帮夏耳把行李拖到电梯口，然后他们一起搭电梯上去。到达她住的楼层的时候，夏耳走出电梯，原本想要告别，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邀请。

“你要不要来吃消夜？”她问安梁。

而安梁愣了一下，居然也没有拒绝。

所谓的消夜不过是在买水的时候顺手买下的泡面，夏耳又往里面加了鸡蛋和香肠，煮开的时候香气四溢。

把面端上桌的时候，安梁从塑料袋里拿出啤酒问夏耳要不要喝。